



CROWN
CLASSIC



中国童话故事

美绘版

◎ 王德领 / 选编 ◎ 刘丽琴 / 绘画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CROWN
CLASSIC

ZHBDJDCS

目录

mulu

小白船	叶圣陶	1
含羞草	叶圣陶	8
不动脑筋的故事	张天翼	17
小白鼠	老舍	25
神笔马良	洪汛涛	27
狼毫笔的来历	洪汛涛	34
小溪流的歌	严文井	54
“歪脑袋”木头桩	严文井	59



CROWN
CLASSIC

ZHONG
JING
SHI

目录 | mulu

会飞的小鹿	葛翠琳	67
一片白羽毛	葛翠琳	83
小狗的小房子	孙幼军	105
总鳍鱼的故事	宗 璞	118
小巴掌童话	张秋生	126
啄木鸟的遗嘱	张秋生	134
舞蛇的泪	葛 冰	136
红树林童话	金 波	142

- 板凳狗和它的一朵小黄花 金 波 150
- 月亮船 冰 子 153
- 梦的雕塑 白 冰 156
- 小鱼的泪 高洪波 162
- 孤独的小螃蟹 冰 波 163
- 在牛肚子里旅行 张之路 179
- 红鞋子 汤素兰 181
- 一片树叶，两只蚂蚁 杨红樱 18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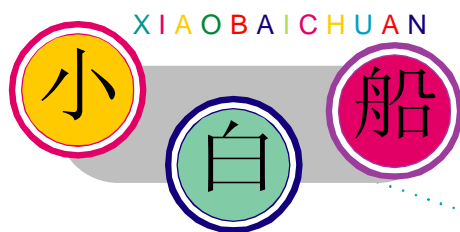
CROWN
CLASSIC

ZHBDJDCS

目录

mulu

萝卜回来了	方轶群	190
雪孩子	嵇 鸿	192
并不寂寞的小夜蛾	陈秋影	205
耳朵出逃	杨 鹏	211



[叶圣陶]

一条小溪是各种可爱的东西的家。小红花站在那儿，只顾微笑，有时还跳起好看的舞来。绿色的草上缀着露珠，好像仙人的衣服，耀得人眼花。水面上铺着青色的萍叶，矗起一朵朵黄色的萍花，好像热带地方的睡莲——可以说是小人国里的睡莲。小鱼儿成群地来来往往，细得像绣花针，只有两颗大眼珠闪闪发光。青蛙老瞪着眼睛，不知守在那儿干什么，也许在等待他的好朋友。

水面上有极轻微的声音，是鱼儿在奏乐，他们会用他们的特别的方法，奏出奇妙的音乐来：“泼刺……泼刺……”好听极了。他们邀小红花跟他们一起跳舞；绿萍要炫耀自己美丽的衣服，也跟了上来。小人国里的睡莲高兴得轻轻地抖动，青蛙看呆了，不知不觉随口唱起歌儿来。

小溪上的一切东西更加有趣、更加可爱了。

小溪的右岸停着一条小小的船。这是一条很可爱的小船，船身是白的，它的舵和桨，它的帆，也都是白的；形状像一支梭子，又狭又长。胖子是不配乘这条船的。胖子一跨上船，船身一侧，就掉进水里去了。老人也不配乘这条船。老人脸色黝黑，额角上布满了皱纹，坐在小船上，被美丽的白色一衬托，老人会羞得没处躲藏了。这条小船只配给活泼美丽的小孩儿乘。

真的有两个孩子向溪边走来了。一个是男孩儿，穿着白色的衣服，脸色红得像个苹果。一个是女孩儿，穿着很淡的天蓝色的衣服，脸色也很红润，而且更加细

嫩。他们俩手牵着手，用轻快的步子穿过了小树林，来到小溪边上，跨上了小白船。小白船稳稳地载着他们两个，略微摆了两下，好像有点儿骄傲。

男孩儿说：“咱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。”

“好，咱们看看小鱼儿。”女孩儿靠船舷回答。

小鱼儿依旧奏他们的音乐，青蛙依旧唱他们的歌。男孩儿摘了一朵萍花，插在

女孩儿的辫子上。他看着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真像个新娘子了。”

女孩儿好像没听见，她拉了拉男孩儿的衣袖，说：“咱们来唱《鱼儿歌》，咱们一同唱。”



他们唱起歌儿来：

鱼儿来，鱼儿来，
我们没有网，我们没有钩儿。
我们唱好听的歌，
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儿。
鱼儿来，鱼儿来，
我们没有网，我们没有钩儿。
我们采好看的花，
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儿。
鱼儿来，鱼儿来，
我们没有网，我们没有钩儿。
我们有快乐的一切，
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儿。

歌还没唱完，刮起大风来了，小溪两岸的花和草，跳舞的拍子越来越快了，水面上也起了波纹。男孩儿张起帆来，要乘风航行。女孩儿掌着舵，手按在舵把上，像个老船工。只见两岸的景物飞快地往后退，小白船像一条飞鱼，在小溪上一直向前飞。

风真急呀，两岸的景色都看不清楚了，只见一抹一抹的黑影向后闪过。船底下的水声盖过了一切声音。帆盛满了风，好像弥勒佛的大肚子。小白船不知要飞到哪儿去！两个孩子着慌了，航行了这许多时候，不知到了什么地方。要让小白船停住，可是又办不到，小白船飞得正欢哩。

女孩儿哭了，她想起她的妈妈，想起她的小床，想起她的小黄猫，今天恐怕都见不着了。虽然有亲爱的小朋友跟她在一起，可是妈妈、小床、小黄猫，她都舍不得呀。



男孩儿给她理好被风吹散的头发，又用手拭她流下来的眼泪。他说：“不要哭吧，好妹妹，一滴眼泪就像一滴甘露，你得爱惜呀。大风总有停止的时候，就像巨浪总有平静的时候一个样。”

女孩儿靠在他的肩膀上，哭个不停，好像一位悲伤的仙女。

男孩儿想办法让船停住。他叫女孩儿靠紧船舷，自己站了起来，左手拉住帆绳的活扣，右手拿着



桨；他很快地抽开活扣，用桨顶住岸边。帆落下来了，小白船不再向前飞了。看看岸上，却是一片没有人的旷野。

两个孩子上了岸。风还像发了狂似的，大树摇得都有点儿累了。女孩儿才揩干眼泪，看看四面没有人，也没有房屋，眼泪又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了。男孩儿安慰她说：“没有房屋，咱们有小白船呢。没有人，咱们两个在一起，不也很快活吗？咱们一同玩儿去吧！”

女孩儿跟着他一直向前走。风吹在身上有点儿冷，他们紧紧靠在一起，互相

用手搂住腰。走了几百步远，他们看见一棵野柿子树，树上熟透的柿子好像无数的玛瑙球，有的落在地上。女孩儿拾起一个，掰开来一尝，甜极了，她就叫男孩儿也拾来吃。

他们俩坐在地上吃柿子，把一切都忘记了，忽然从矮树丛里跑出一只小白兔来，到了他们跟前就伏着不动了。女孩儿把他抱在怀里，抚摩他的柔软的毛。男孩儿笑着说：“咱们又有了一个同伴，更不寂寞了。”他掰开一个柿子喂给小白兔吃，红色的果浆涂了小白兔一脸。

远远地有个人跑来了，身子特别高，脸长得很可怕。他看见小白兔在他们身边，就板起了脸，说他们偷了他的小白兔。

男孩子急忙辩白说：“他是自己跑来的，我们喜欢他。一切可爱的东西，我们都爱。”

那个人点点头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也不怪你们。把小白兔还给我就是了。”

女孩儿舍不得，把小白兔抱得更紧了，脸贴着他的白毛，好像要哭出来了。那个人全不理睬，伸手就把小白兔夺走了。

这时候，风渐渐缓和了。男孩儿想：既然遇到了人，为什么不问一问呢。他就问那个人，这儿离家有多远，该从哪条河走。

那个人说：“你们家离这儿二十多里呢，河水曲折，你们一定认不得回去的路了。我可以送你们回去。”

女孩子快活极了，她想：这个人长得可怕，心肠原来很慈善，就央告说：“咱们快上船吧，妈妈和小黄猫都在等着我们呢！”

那个人说：“这可不成。我送你们回去，你们用什么酬谢我呢？”

男孩子说：“我送给你一幅美丽的图画。”

女孩子说：“我送给你一束波斯菊，红的白的都有，真好看呢！”

那个人摇头说：“我什么也不要。我有三个问题，你们能回答出来，我就送你们回去；要是答不出来，我抱着小白兔就自管走了。你们愿意吗？”

“愿意。”他们一同回答。

那个人说：“第一个问题，鸟儿为什么要唱歌？”

“他们要唱给爱他们的人听。”女孩儿抢先回答。

那个人点点头说：“算你答得不错。第二个问题：花儿为什么香？”

男孩儿回答说：“香就是善，花是善的标志。”

那个人拍手说：“有意思。第三个问题是，为什么你们乘的是小白船？”

女孩儿举起右手，好像在课堂上回答老师似的：“因为我们纯洁，只有小白船才配让我们乘。”

那个人大笑起来，他说：“好，我送你们回去。”

两个孩子高兴极了。他们互相抱着，亲了一亲，就跑回小白船。

仍旧是女孩儿掌舵，男孩儿和那个人各划一支桨。女孩子看着两岸的红树、草屋、田地，都像神仙的世界，更使她满意的是那只小白兔没有离开她，这时候就在她的脚边。她伸手采了一枝蓼花让他咬，逗着他玩儿。

男孩儿说：“没有这场大风，就没有此刻的快乐。”

女孩儿说：“要是咱们不能回答他的问题，此刻还有快乐吗？”

那个人划着桨，看着他们微笑，只不开口。

等到小白船回到原来停泊的地方，小红花和绿叶早已停止了跳舞，萍叶盖着睡熟了的小鱼儿，只有青蛙还在不停地唱歌。



[叶圣陶]

一棵小草跟玫瑰是邻居。小草又矮又难看，叶子细碎，像破梳子，茎瘦弱，像麻线，站在旁边，没一个人看它。玫瑰可不同了，绿叶像翡翠雕成的，花苞饱满，像奶牛的乳房，谁从旁边过，都要站住细看看，并且说：“真好看！快开了。”

玫瑰花苞里有一个仰着头，扬扬得意地说：“咱们生来是玫瑰花，太幸运了。将来要过什么样的幸福生活，现在还说不准，咱们先谈谈各自的愿望吧。春天这么长，闷着不谈谈，真有点儿烦。”

“我愿意来一回快乐的旅行，”一个脸色粉红的花苞抢着说，“我长得漂亮，这并不是我自己夸，只要有眼睛的就会相信。凭我这副容貌，我想跟我一块儿去的，不是阔老爷，就是阔小姐，只有他们才配得上我呀。他们的衣服用伽南香熏过，还洒上很多巴黎的香水，可是我蹲在他们的衣襟上，香味最浓，最新鲜，真是压倒一切，你说这是何等荣耀！车，不用说，当然是头等。椅子呢，是鹅绒铺的，坐上去软绵绵的，真是舒服得不得了。窗帘是织锦的，上边的花样是有名的画家设计的。放下窗帘，你可以欣赏那名画，并且，车里光线那么柔和，睡一会儿午觉也正好。要是拉开窗帘，那就更好了，窗外边清秀的山林，碧绿的田野，在那里飞，飞，飞，转，转，转。这样舒服的旅行，我想是最有意思的了。”

“你想得很不错呀！”好些玫瑰花苞在暖暖的春天本来有点儿疲倦，听它这么一说，精神都来了，好像它们自己已经蹲在阔老爷阔小姐的衣襟上，正坐在头等火车

里作快乐的旅行。

可是左近传来轻轻的慢慢的声音：“你要去旅行，的确是很有意思，可是，为什么一定要蹲在阔老爷阔小姐的衣襟上呢？你不能谁也不靠，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吗？并且，你为什么偏看中了头等车呢？一样是坐火车，我劝你坐四等车。”

“听，谁在哪儿说怪话？”玫瑰花苞们仰起头看，天蓝蓝的，灌木林里只有几个蜜蜂嗡嗡地飞，鸟儿一个也没有，大概是到树林里玩耍去了——找不到那个说话的。玫瑰花苞们低下头一看，明白了，原来是邻居的小草，它抬起头，摇摆着身子，像一个辩论家似的，正在等对方答复。

“头等车比四等车舒服，我当然要坐头等车。”愿意旅行的那个玫瑰花苞随口说；说完，它又想：



像小草这么卑贱的东西，怎么能懂得什么叫舒服，非给它解释一下不可。它就用教师的口气说：“舒服是生活的尺度，你知道吗？过得舒服，生活才算有意义；过得不舒服，活一辈子也是白活。所以吃东西就要山珍海味，穿衣服就要绫罗绸缎。吃杂粮，穿粗布，自然也可以将就活着，可是，有吃山珍海味、穿绫罗绸缎舒服吗？当然没有。就为这个，我就不能吃杂粮，穿粗布。同样的道理，四等车虽然也可以坐着去旅行，我可看不上。座位那么脏，窗户那么小，简直得憋死。你倒劝我去坐四等车，你安的什么心？”

小草很诚恳地说：“哪样舒服，哪样不舒服，我也不是不明白，只是，咱们来到这世界，难道就专为求舒服吗？我认为不见得，并且不应该。咱们不能离开同伴，自个儿过日子。并且，自己舒服了，看见旁边有好些同伴正在受罪，又想到就因为自己舒服了他们才受罪，舒服正是罪过，这时候舒服还能不变成烦恼吗？知道是罪过，是烦恼，还有人肯去做吗？求舒服，想吃好的，穿好的，用好的，都是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罪过的人。”

愿意旅行的那个玫瑰花苞很看不起小草，冷笑了一声说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大家挤在监狱似的四等车里去旅行，才是最合理啦！那么，最舒服的头等车当然用不着了，只好让可怜的四等车在铁路上跑来跑去了，这不是退化是什么！你大概还不知道，咱们的目的是世界走向进化，不是走向退化。”

“你居然说到进化！”小草也冷笑一声，“我真忍不住笑了。你自己坐头等车，看着别人猪羊一样在四等车里挤，这就算是走向进化吗？照我想，凡是有一点儿公平心的，他也一样盼望世界进化，可是在大家不能都有头等车坐的时候，他就宁可坐四等车。四等车虽然不舒服，比起亲自干不公平的事儿来，还舒服得多呢。”

“嘘！嘘！嘘！”玫瑰花苞们嫌小草讨厌，像戏院的观众对付坏角色一样，想用嘘声把它哄跑，“无知的小东西，别再胡说了！”

“咱们还是说说各自的希望吧。谁先说？”一个玫瑰花苞提醒大家。

“我愿意在赛花会里得第一名奖赏。”说话的是一朵半开的玫瑰花，它用柔和的颤音说，故意显出娇媚的样子，“在这个会上，参加比赛的没有凡花野花，都是世

界上第一等的，稀有的，还要经过细心栽培、细心抚养，一句话，完全是高等生活里培养出来的。在这个会上得第一名奖赏，就像女郎当选全世界的第一美人一个样，真是什么荣耀也比不上。再说会上的那些裁判员，没一个是一知半解的，他们学问渊博，有正确的审美标准，知道花的姿势怎么样才算好，颜色怎么样才算好，又有历届赛花会的记录作参考，当然一点儿也不会错。他们判定的第一名，是地地道道的第一名，这是多么值得骄傲。还有呢，色彩鲜明、气味芬芳的会场里，挤满了高贵的文雅的男女游客，只有我，站在最高的紫檀几上的古瓷瓶里，在全会场的中心，收集所有的游客的目光。看吧，爱花的老翁拈着胡须向我点头了，华贵的阔佬挺着肚皮对我出神了，美丽的女郎也冲着我，从红嘴唇的缝儿里露出微笑了。我，这时候，简直快活得醉了。”

“你也想得很不错呀！”好些玫瑰花苞都一致赞美。可是想到第一名只能有一个，就又都觉得第一名应该归自己，不应该归那个半开吊：不论比种族，比生活，比姿势，比颜色，自己都不比那个半开的差。

但是那个好插嘴的小草又说话了，态度还是很诚恳的：“你想上进，比别人强，志气确是不错。可是，为什么要到赛花会里去争第一名呢？你不能离开赛花会，显显你的本事吗？并且，你为什么这样相信那些裁判员呢？依我说，同样的裁判，我劝你宁可相信乡村的庄稼佬。”

“你又胡说！”玫瑰花苞们这回知道是谁说话了，低下头看，果然是那邻居的小草，它抬起头，摇摆着身了，在那里等着答复。

愿意得奖的玫瑰花苞歪着头，很看不起小草的样子，自言自语说：“相信庄稼佬的裁判？太可笑了！不论什么事，都有内行，有外行，外行夸奖一百句，不着边儿，不如内行的一句。我不是说过吗？赛花会上那些裁判员，有学问，有标准，又有丰富的参考，对于花，他们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内行。为什么不相信他们的裁判呢？”它说到这里，心里的骄傲压不住了，就扭一扭身子，显显漂亮，接着说：“如果我跟你这不懂事的小东西摆在一起，他们一定选上我，踢开你。这就证明他们有真本领，能够辨别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。为什么不相信他们的裁判呢？”



“我并不想跟你比赛，抢你的第一名，”小草很平静地说，“不过你得知道，你们以为最美丽的东西，不过是他们看惯了的东西罢了。他们看惯了把花朵扎成大圆盘的菊花，看惯了枝干弯曲得不成样子的梅花，就说这样的花最美丽。就说你们玫瑰吧，你们的祖先也这么臃肿吗？当然不是。也因为他们看惯了臃肿的花，以为臃肿就是美，园丁才把你们培养成这样子，你还以为这是美丽吗？什么爱花的老翁，